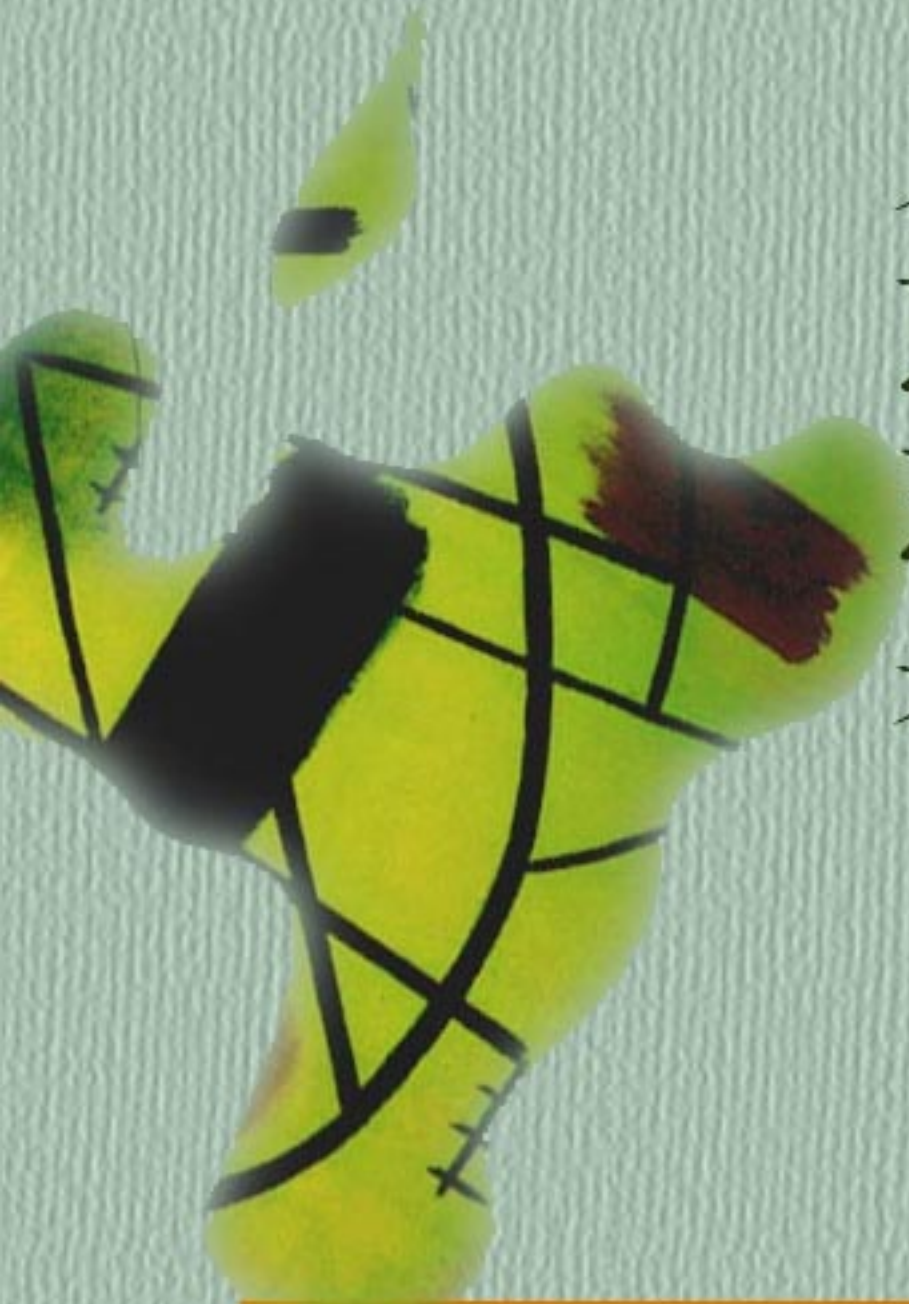
尼采文集

权力意志卷



西方现代诗性哲人文丛

最新全本请访问 www.dutongbook.com

西方现代诗性哲人文丛

丛书主编　王岳川

西方现化诗性哲人文丛

尼采　文集

权力意志卷

王岳川　编　周国平等译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目　录

序　言 …… 王岳川 (1)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1901) …… (1)
瞧,这个人 (1895) …… (294)
反基督徒 (1895) …… (355)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1873) …… (378)

附　录 …… (462)

尼采年谱 …… (463)
尼采主要著作 (中外文版) …… (467)
后记 …… (47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世纪转型中的尼采

王岳川

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逝世于二十世纪的开端的著名思想家尼采，其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一个寓言。尽管他在哲学上、思想上对十九世纪的哲学传统进行坚决地抨击和叛逆而表现出一位哲人的魅力，但是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哲学中却被大多数人所拒斥，相反，在二十世纪，尼采的思想得到普遍的认同，他成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又成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在宣判了古典哲学终结的同时，以其对“意志”、“生命”的绝对推崇开创了人本主义哲学，并影响到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这位站在世纪交点上高呼“上帝已死”的“新世纪哲学家”，给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道德以致命的打击，并告诫人们应当重估一切价值，让人成为个体，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力求克服普通人的信念和习俗而成为超人。

就尼采对二十世纪的重大影响而言，他是可以同黑格尔、克尔凯戈尔和叔本华相匹敌的。他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人，没有他和他的著作，二十世纪的思想舞台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同样，尼采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怀疑和自我怀疑所造成的神经分裂和疯狂，预示了二十世纪现代思想者的悲剧性结局。他率先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

无疑，尼采曾经是一位幸运者，他在 25 岁时就成了大学教授，而且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同时，尼采又是一位时代的批判者。从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到中期的重要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再到晚期的未完成作品《权力意志》，他对时代的尖锐批判，都获得了对现代文明深感绝望的人们的青睐；尼采更是一位超人哲学家，他坚信：人类的未来是由超人掌握的，超人是有道德的，尽管他不再相信上帝并放弃来世的希望；超人为贱民所厌恶和扼杀，他的快乐是由于超越了依靠虚假希望和信念生活的人。

尼采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两期，每期约为十年左右。第一期（1870—1882）主要作品有《悲剧的诞生》（1872）、《不合时宜的考察》（1876）、《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8）、《曙光》（1881）、《快乐的科学》（1882）。第二期（1882—1889）主要著作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偶像的黄昏》（1889）、《权力意志》（1885—1901）。

一、悲剧世界观与现代怀疑者

第一时期的尼采，崇尚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他十分赞赏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即强调理性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也不能给人设立目标，因此，人只有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自我解脱：一是道德行为即放弃意志，二是美的直观。而最终却只有通过自我意志的泯灭才能脱离生存中的不幸处境。这种非理性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悲观主义，对尼采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他后来扬弃其悲观主义而张扬“权力意志”。

同时，尼采也一度十分欣赏音乐家瓦格纳，但其后不久，就日益不

满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的病症:做戏和煽情。这种矫情的现代文化颓废征和衰弱症,使得尼采不再把时代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而是寄托在超人的"改进人类"上。尼采的这一思想轨迹清晰地反映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可以说,这是他全部著作的一个基调。

《悲剧的诞生》试图为古希腊文化作出新解释,即论述由祭祷酒神狄奥尼索斯仪式中的合唱歌舞而发展成为希腊悲剧。于是,尼采成功地创造了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这对新的哲学基本范畴;尼采借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两个形象,来譬喻使艺术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两种根本力量。日神和酒神都是自然界本身生命意志强大、力量充溢的表现,他们都植根于人的深层本能。日神是光明之神,它的光辉使世间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日神精神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精神,它使人沉湎于外观的幻觉,以美的面纱掩盖人生的悲剧本质,将人生当成梦境去观赏,而不去追究世界和人生的本真面目。

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梦和醉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梦是主观幻觉,醉是情感迷狂。作为对幻象世界美的体现的日神与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的酒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日神精神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酒神精神在音乐、舞蹈中得到表现,而二者的和谐统一则产生了悲剧。在尼采看来,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日神精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者是酒神精神式的迷狂艺术家,或者将两种艺术精神和谐地统一于自身。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两种根本的艺术冲动。日神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则毁掉和否定个体生命。更为原始的酒神精神正是通过否定"个体化原理"而对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醉和梦两种基本的审美状态，酒神精神使人醉在这种“神秘的自弃”状态中，沉酣人生，狂歌醉舞，在酣醉中感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醉是一种情感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它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本真的神秘体验，获得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极大快乐。

尼采的日神、酒神二元冲动说渊源于叔本华哲学，前者源于作为表象的世界，后者源于作为意志的世界，而后者对于前者的本原关系也脱胎于意志对于表象的本原关系。尼采将两者的二元对立发展为一种艺术哲学，在他看来，艺术价值在于战胜人生的悲剧性，生命的痛苦由审美化为欢乐。因而艺术的本质在于：生命通过艺术而获得拯救。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分别产生悲壮和优美，悲壮的艺术是一种力的艺术，是冲突、激情和灵感的表现，而优美的艺术则是和谐、适度的表现。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以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相融合而直视人生悲剧为己任，教人直面人生的痛苦而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因而较之于日神精神更带有悲剧色彩，更具有形而上学性质。

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中，狄奥尼索斯的狂喜被阿波罗的形式所束缚并以这种方式被从衰弱无力中拯救出来。因此，悲剧是从酒神的合唱中产生的。但是，希腊启蒙哲学的批判精神张扬理性主义，以及苏格拉底的对话式的纯问题分析精神，成为了悲剧乃至一切文化的敌人。苏格拉底精神即一种科学地限定的世界观使西方文化变得肤浅，而必须由音乐精神使悲剧性传说克服基督教的迷信并把人引向一种新形式的生活。尼采以反苏格拉底和反基督教的“时代的批判者”自居，从张扬酒神精神，发现悲剧的起源到成为德国文化精神的批判者，显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学者的眼光。

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尼采精辟指出现代文化的弊端，认为现代教育和科学活动侵蚀和毒害了生命因素，使活生生的生命受到非人化机械论、非人格化、劳动分工这种伪经济学的损毁。人类失去了目标，文化沦为手段，现代科学变得野蛮化了，因此必须重建文化的概念，以疗治当代沾沾自喜的‘进步’信念带来的困难。就此可以看到，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反道德的和反理性的生命哲学的批判之剑已指向欧洲人文主义的启蒙传统了，这在思想史上对‘现代性’批判的先导作用不可低估。

其后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标志着尼采同瓦格纳告别。他已经坚决地抛弃现代性中的‘高级骗术’，‘浪漫情操’之类的东西，并在两个方面有了新突破：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对人性、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作为作家的尼采发现了最适合自己表达的以警句为主的写作的方式。除了《悲剧的诞生》和《瞧，这个人》以外，其他各书均是用格言警句写成，尼采也成为一名警句哲学家。

在《曙光》一书中，尼采开始反对道德，认为那曙光照耀的全新世界只有到重估一切价值中去寻找，到摆脱一切道德的价值中去寻找，到肯定和相信一切迄今为止被禁锢、受轻视、遭诅咒的东西中去寻找。道德的起源问题对尼采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尼采以此书为开端，开始了自己对非我化道德的战斗，其后，在《快乐的科学》这部书中，开始在一些精炼的警句中闪烁发现‘时代命运’的思想火花，因此，这部书成为《查拉斯图如是说》一书的序曲。

二　永远循环说与重估一切价值

就总体而言，第二时期的写作对尼采来说是决定性的。不仅这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期有里程碑式的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而且还对善恶、道德、偶像加以分析批判的其他成熟著作。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尼采思想鼎盛发展时期。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在内容上几乎容纳了尼采的全部思想,并以“超人”和“永远循环”的思想为其全书的重要主题。对尼采而言,生命实质上是权力意志,即感受到支配自己和支配未来,人们在控制未来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已不适用,必须采取新的一套价值甚至是相反的价值。然而,根本没有什么最终目的。权力和重新估定价值本身就是善,因此,没有终极和至善,只有人和物以及问题的永远循环。

孤独的个体自己掌握命运是第一部的论旨。个体将不能希冀获得他人的帮助,更不可能指望超自然的帮助,因为上帝死了。但上帝并不是尼采杀死的,而是大家杀死的。尼采因此不断批判那个时代的人 :许多昏睡者将睡眠当作遁世的工具而类似于死亡 ;还有的遁世者是蔑视肉体而赞美灵魂,这种看法是一种放弃生活的愚蠢 ;还有一种遁世,即相信生活充满了苦难 ;国家是逃避现实的另一种方式,是个人主义的敌人,它支配控制公民做什么和如何生活,以专制取代人的自由个性。尼采想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查拉斯图拉的教诲,人在成为先知的信徒的同时学会理解自己并力求在神死以后,自己成为超人生活起来。

张扬权力意志是第二部的主要内容。尼采坚持认为,上帝的假设毫无意义,因为上帝难以想象,而超人的假设却在人类心灵的范围内。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只不过是上帝来同情人类的借口而已,甚至可以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基督教对生命加以否定,宣扬宽恕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的奴隶道德 ;基督教张扬虚伪、平庸、怯懦的病态,是一种颓废的道德。

而权力意志就是要建立“超人”的新型人格：超越自身、超越弱者并充分表现自己，自由自足，成为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希望，是充实丰富，伟大完全的人。

第三部的主题是“永远循环”论。尼采认为，一个孤独者无论走到何处所经验到的都只是自己，这样，个体便超越善恶之外，因为善恶皆需要某种绝对的判断标准。于是人生活的世界只是偶然的、机遇的。尼采强调，恶原本也是善，肉欲为人诅咒但其本身却无邪而自由，权欲摧毁文明，对于超人却是恰当的行为。首要的戒律是爱你自己，基本法则是“不要宽恕你的邻人”，人是必须克服的东西。进一步，尼采指出：万物方来，万物方去；存在之轻，永远循环。世界的伟大事物循环，渺小事物也循环，所有的一切最好的和最坏的都一起回复。第四部考察部分接受教诲的后果，结果发现除了查拉斯图拉，没有人按照本来的面貌看待尘世。不过超人即将来临，于是查拉斯图拉再次转向世界，寻找超人并使他尽善尽美。在尼采那里，永恒循环学说是一种“酒神信仰”。超人把自己的生活变为美妙的整体，他在证实自己存在的过程中也要证实一切：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达到自我完善的人，出于自身的圆满和欢娱的时刻而要求永远循环。

尼采写毕这部书变得有些自我赞扬和自我崇拜：“用自己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无疑，这标志着尼采的晚期的来临。在他精神错乱前的最后四年中，尼采以疯狂的创造力全力写作，写出了《善恶的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瞧，这个人》和《尼采反对瓦格纳》，以及未完成的遗作《权力意志》，构成了尼采哲学思想瑰丽的晚霞。

晚期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以“批判之锤”评估旧有的一切偶像（真理）。他的许多著作，如《偶像的黄昏》、《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等，皆围绕此主题展开。对现代的批判，包括

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现代政治的批判，是尼采“未来哲学的序曲”，也是通过“道德谱系”使人窥见到一种新真理。而这也就是陈旧真理行将灭亡的末日——偶像的黄昏。

毫无疑问，晚年尼采开始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即用“权力意志”、“同一物的永恒循环”等命题取代怀疑论和否定论，而开始“重估一切价值”这一“伟大的形而上学”设计。尼采终于从消解的怀疑否定走上了重估和建构的新路。

对虚无主义——颓废的逻辑的分析，使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是这样的认识：任何信仰，任何信以为真必然是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未来的假象。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和目的，但不可避免地循环，没有终结，归于虚无，永远循环，这是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永远虚无。正因为虚无主义是颓废的一种后果，因此人们不能阻止一种衰败过程，重估价值是在将来取代那完全的虚无主义的一种运动，它以虚无主义为前提，它只能趋向虚无主义和由虚无主义产生。现在虚无主义的兴起之所以是必然，是因为我们至今的价值本身是在虚无主义中得出它们的最后结论的，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的巨大价值和理想的彻底思考的逻辑，因为我们必须先经验虚无主义，以便发现到底什么是这些价值的价值，以及所需要的新的价值。

尼采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中设定新的价值，他想成为享受特权的未来少数精华的预言家，并成为欧洲虚无主义最大的诊断家。但是，新的价值在“现代性”危机中似乎越来越难捉摸；时代预言家也被不少人看作是哲学破坏者；虚无主义的诊断家被看作最大的虚无主义者，这恐怕是尼采始料未及的。或许正是这样，尼采自称是时代“继父之子”而非“时代之子”，因为在他二十年写作生涯中他从未获得过所处时代的恩惠，相反却遭到各种攻击和打击，因此，他也以更为绝决的态度加

倍报复自己的“继父”,使之在尖锐的现代批判中,在虚无的揭示中,在基督教的揭露中无藏身之处。

尼采在写作精力最旺盛时中断了思想,而成为精神错乱症缠身达十年之久的病人。但是不管他生命多么落寞孤寂,他的身影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高大,而成为一位世界著名哲学家,并给西方哲学带来震撼。西方二十世纪一流的哲学家几乎都受其影响,如狄尔泰、西美尔、斯宾格斯、马克斯·舍勒、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受到尼采影响的世界著名作家更是多不胜数: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杰克·伦敦、鲁迅等。

尼采的狂放人格、叛逆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信念和“斯人独憔悴”的结局,使之对他的评价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争论。好在尼采自己对自己的二十世纪的“接受史命运”十分清楚,他说“我来到世间太早了”,因此,“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

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1901

〈897〉[1]

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得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为此，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

〈376〉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因此，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① 编号为尼采之妹伊·福斯特·尼采所编。而尼采研究专家施莱希塔按尼采遗稿恢复了原来的顺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